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政治理论学术著作丛书
丛书主编：王学俭

结构现实主义的 理论评估及其发展

JIEGOU XIANSHIZHUYI DE
LILUN PINGGU JIQI FAZHAN

陈小鼎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兰州大学‘985’建设项目资助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政治理论学术著作丛书

丛书主编：王学俭

结构现实主义的 理论评估及其发展

JIEGOU XIANSHIZHUYI DE
LILUN PINGGU JIQI FAZHAN

陈小鼎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结构现实主义的理论评估及其发展 / 陈小鼎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8
ISBN 978 - 7 - 5161 - 3087 - 2

I. ①结… II. ①陈… III. ①科学哲学 - 结构现实主义 -
研究 IV. ①N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92257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任 明
特约编辑 乔继堂
责任校对 王兰馨
责任印制 李 建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奥隆印刷厂
装 订 北京市兴怀印刷厂
版 次 2013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2.5
插 页 2
字 数 205 千字
定 价 40.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言

纵观人类历史，横看世界万象，不论有多少纷纭繁杂的理论学说，不管有多少百舸争流的思想流派，马克思主义无疑是迄今为止最科学、最严整、最有生命力的理论体系。尽管时代发展波澜壮阔，但马克思主义依然是时代的旗帜；尽管人类历史风云变化，但发展的总趋势并没有超出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基本规律的范畴。马克思主义使人类真正从蒙昧中睁开眼睛，推动人类意识实现了大觉醒，引导人类社会发生了大变革。《共产党宣言》发表 160 多年来，各国人民群众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各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展现了马克思主义的耀眼光辉和巨大威力，也使越来越多的人学习马克思主义、研究马克思主义、崇敬马克思主义、信仰马克思主义、宣扬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是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理论先导和思想支撑，是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智慧总结和经验概括，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由科学理论孕育催生，用科学理论武装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事业也是一个由科学理论指引向前、用科学理论助力发展的光辉事业。高度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是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的鲜明特征和根本优势。哲学社会科学界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统领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贯穿到哲学社会科学工作中，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

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引领社会经济发展和文明进步，是兰州大学“做西部文章，创一流大学”事业始终不渝的追求和义不容辞的责任。100 多年来，一代代兰大人秉承“自强不息，独树一帜”的兰大精神，直面清贫、乐于奉献、淡泊名利、严谨治学，书写出百年兰大辉煌的历史篇章，

奠定了兰州大学百年厚重的人文底蕴。作为西部地区马克思主义研究和教学的重镇——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始基于 1950 年创建的马列主义教研室和 1980 年创建的思想品德教研室。经过改革开放以来 30 多年的建设和发展，学院目前已发展成为涵盖马克思主义理论、政治学两个一级学科，拥有马克思主义学科博士后科研流动站，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博士点、三个二级学科博士点、七个硕士点、三个本科专业的教学和科研实体。两大学科相互支撑、教学科研相互促进，奋进努力、活力迸发。在长期的教学科研实践活动中，学院汇聚了一支知识结构、年龄结构、学历层次较为合理，专门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和研究的队伍；创作出了一批充分反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充分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丰富实践、充分反映本学科领域最新进展的成果，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方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与对外关系、中亚研究及西部民族地区治理与边疆安全稳定问题等方面，形成一些有特色、有水平和有影响的研究成果。

为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适应兰州大学建设“多学科协调发展的综合性、研究型、国内外知名的高水平大学”的需要，进一步促进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政治学学科建设，提高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政治理论的研究和教学水平，经与兰州大学研究生院、兰州大学重点建设处、兰州大学社会科学处协商，决定以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为主体，组织研究团队、搭建学术平台、攻关学术难题，编写“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政治理论学术著作丛书”。目前丛书已经出版了《政治理论新编》、《世界各国政治制度概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重要文献导读四十篇》、《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经典文献导读》、《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概论》、《行政学概论》等著作。我们计划今后将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和兰州大学出版社为依托，按一个主题、分两个系列陆续出版这套丛书。我们将这套丛书设定为研究性、开放性和学术性的丛书，让一些新的学术研究成果不断补充进来。我们希望这套丛书能够不断展示学院在发展中的研究成果，凸显学院的研究特色，强化学院的学科建设，增进同行的学术交流，推动理论的发展创新，增强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

春华秋实几十载，继往开来再攀登。一个学科的建设和发展，绝非一

朝一夕之事，它需要坚实的学术根基和连续的学术传承。我们今后将紧密结合时代的需要，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按照“强化专业队伍、优化研究方向”的学科发展战略，有计划、有步骤地狠抓落实，耆宿精诚合作、扶掖后学新秀，形成实力比较雄厚、特色比较鲜明的良好的学科体系和颇具潜力的发展态势。我们在学术莽原上辛勤拓垦的同时，还始终保持着清醒的认识、冷静的头脑，那就是时刻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始终明了自己的方位，从而奋发进取、砥砺前行，追求更高的目标。清代著名文士袁枚有言：“学如弓弩，才如箭镞，识以领之，方能中鹄。”我们努力团结和凝聚一个励志进学、有才有识的群体，在学术求索的道路上力争张弩飞矢，瞄准更高远的目标，不断“中鹄”、不断前进。

当然，我们也深深地认识到，与国内兄弟院校、同行同仁相比，我们的研究还较为薄弱，存在明显不足，如选题过泛、学术性和思想性不够统一、理论性和现实性关联不高、对问题的研究内容有待深入、研究方法有待改进、学科特色有待提炼、标志性成果有待加强等。但是，我们也坚信，只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坚持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积极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勇于探索、甘于寂寞、献身学术、自强不息，就一定能够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实现更大跨越的发展。

我们既期待着同行专家学者的悉心指正，更盼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蒸蒸日上。我们深知功崇惟志、业广惟勤，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政治理论的繁荣和发展在于我们每一个理论工作者的努力。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政治理论学术著作丛书”编审委员会

目 录

第一章 导论	(1)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2)
一 研究问题	(2)
二 研究意义	(4)
第二节 既有研究评述	(6)
一 结构现实主义的经验评估	(6)
二 结构现实主义的逻辑评估	(14)
三 结构现实主义的研究纲领评估	(17)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21)
第四节 结构安排	(24)
第二章 解析结构现实主义	(26)
第一节 沃尔兹的理论观与体系理论的构建	(26)
一 沃尔兹的理论观	(27)
二 体系理论的构建	(30)
第二节 结构现实主义的理论渊源	(34)
一 古典现实主义	(34)
二 结构主义	(39)
第三节 结构现实主义的理论体系	(42)
一 结构现实主义的国际政治观	(42)
二 结构现实主义的因果机制	(46)
第三章 国际关系理论评估标准的选择	(52)
第一节 科学哲学对国际关系理论评估的影响	(52)

一 科学哲学思想的生成与演进	(54)
二 科学哲学对社会科学的影响	(62)
第二节 科学哲学的作用机制与理论评估标准的选择	(69)
一 科学哲学的作用机制	(69)
二 评估标准的适用性	(73)
三 评估标准的操作化	(79)
 第四章 结构现实主义研究纲领的理论评估	(83)
第一节 初始理论的评估	(83)
一 因果机制的解释力	(84)
二 案例检验——结构变迁与中美关系	(91)
三 启发法的启示力	(97)
第二节 国际政治变革理论的评估	(100)
一 国际政治变革理论的基本内容	(101)
二 国际政治变革理论——纲领的新分支	(104)
三 国际政治变革理论的进步性	(107)
第三节 大国政治理论的评估	(109)
一 大国政治理论的基本内容	(109)
二 大国政治理论——纲领的新分支	(111)
三 大国政治理论的进步性	(113)
第四节 结构现实主义研究纲领的理论地位	(116)
一 新古典现实主义——新的研究路径	(117)
二 理论竞争中的结构现实主义研究纲领	(120)
三 北约东扩——结构现实主义的反常	(124)
 第五章 结构现实主义研究纲领的拓展	(131)
第一节 结构现实主义研究纲领的经验拓展	(131)
一 单极体系对霸权国的影响	(132)
二 单极体系的稳定性及其走向	(140)
第二节 结构现实主义研究纲领的理论拓展	(149)
一 外交政策的结构理论是否可行	(151)
二 外交政策的结构理论的探索	(155)

三 结构现实主义视角下的中国外交政策	(162)
第六章 结论	(168)
第一节 结构现实主义研究纲领的进步性	(168)
第二节 科学哲学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	(171)
第三节 政策启示	(172)
参考文献	(174)
后记	(185)

第一章

导 论

结构现实主义发展至今已经三十余年，一直在国际关系理论舞台上占据主导地位。20世纪90年代以来，结构现实主义的主导地位遭到一定的动摇。一方面结构现实主义的解释力遭受置疑，不少学者指责其无法解释冷战的和平结束、制衡缺失等重大国际现象。^①另一方面结构现实主义的理论逻辑遭遇挑战，一些学者指出结构现实主义的解释逻辑不够充分；或者认为新古典现实主义等理论分支违背了结构现实主义的核心假定，严重削弱了理论的独立性；甚至还有学者从整体上否定结构现实主义的进步性，认为其终将遭到淘汰。^②公允而言，对结构现实主义的质疑并非空穴来风，但不少批评存在片面性，甚至随意贴标签，并不能真切地反映结构现实主义的理论价值和发展潜力，也无益于国际关系理论的整体发展。因此，当务之急是对结构现实主义进行一个全面、科学的理论评估，准确揭示其理论得失，并探索未来的发展方向。

① Charles L. Glaser, “Structural Realism in a More Complex World,”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9, No. 3 (July 2003), pp. 403—414; Carlh Dassbach, “The Flaws of Realism,” *Mersh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42, No. 1 (May 1998), pp. 144—146; Rey Koslowski and Friedrich Kratochwil, “Understanding Chang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Soviet Empire’s Demise and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8, No. 2 (Spring 1994); John Lewis Gaddi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7, No. 3 (Winter 1992/93), pp. 5—58.

② Jeffrey W. Legro and Andrew Moravcsik, “Is Anybody Still a Realis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4, No. 2 (Fall 1999), pp. 5—55; John A. Vasquez, “The Realist Paradigm and Degenerative versus Progressive Research Programs: An Appraisal of Neotraditional Research on Waltz’s Balancing Proposi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1, No. 4 (Dec. 1997), pp. 899—912; John A. Vasquez, *The Power of Power Politics: From Classical Realism to Neotraditional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一 研究问题

本书研究的核心问题是：结构现实主义能否成为一个进步的研究纲领；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应当如何加以发展？之所以提出这些问题，主要是因为理论评估直接关系到理论的地位及发展前景。合理的理论评估能够揭示理论在推动知识进步上的具体贡献及不足之处，有助于推动理论创新。本书旨在系统、科学地评估结构现实主义的理论合理性及进步性，挖掘理论潜力，增强理论的适用性。

在对研究问题进行阐述之前，我们有必要对问题中的核心概念和背景知识作简要说明。所谓理论评估指的是通过明确的评估标准来评价理论的合理性与进步性。为了确保理论评估的有效性，首先需要解决两个问题：区分理论类型和选择合适的评估标准。

第一个问题是区分理论的类型。不同类型的理论具有不同的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因而对它们的评估在标准和方式上应当有所区别，否则无法具体操作。理论一词的基本含义是对现象的系统反映，是概念、原理的体系，是系统化了的理性认识。^①就国际关系理论而言，当前主要存在实证理论和后实证理论（包括批判理论、后现代主义与规范理论）两种类型。^②实证理论认为理论必须包含可验证的假设，表述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强调理论的客观性；而后实证理论认为理论必须诠释事物在社会关系中的意义和价值，强调理论的主观性。^③这两类理论最大的区别在于前者坚持主客分离，认为世界的本体是客观存在的物质，理论可以解释（explain）事物外在的客观规律；而后者认为世界的本体是主观建构的观念

^① [美] 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阎学通、陈寒溪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第五版，第18页。

^② Robert Jackson and George Sørensen,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ies and Approaches* (3r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289—292.

^③ 秦亚青：《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问题与中国学派的生成》，载《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第166页。

(或话语), 理论能够有助于理解 (understand) 事物的内在意义。^①

这两种理论类型相互排斥, 为了保证评估的有效性, 必须选择不同的评估标准。实证理论的评估往往是通过一套明确的标准包括理论的准确度、解释力、发展潜力与政策相关度等来衡量理论的合理性和进步性。^②而针对后实证理论的评估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并不多见, 主要侧重剖析概念和逻辑的严密性, 即评估理论的逻辑推演能否自圆其说及其在话语舞台上的地位。而作为评估对象的结构现实主义, 解释范畴明确、概念清晰可操作、程序严谨、推理严密可证伪, 是典型的科学理论。^③因而必须根据科学理论的特性选择一套系统合理的评估标准对结构现实主义展开理论评估。在本研究范畴中, 理论评估尤其是评估标准仅适用于科学实证理论这一范畴。

第二个问题则是根据评估对象的特性选择合适的评估标准。为了顺利实现理论评估, 通过综合比较, 本书选取了拉卡托斯 (Imre Lakatos) 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 (Methodology of Scientific Research Program) 作为评估结构现实主义的基本标准。^④ 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的评估单位是由一系列理论组成的群集; 评估标准是能否实现进步的问题转化, 完善理论的解释力。^⑤ 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所揭示的理论发展路径契合于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历程, 实现了逻辑与历史的统一, 较为适用于国际关系理论的评估。与此同时, 对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的准确运用不仅能够实现科学的理论评估, 同时其方法论规则还有助于指导理论的发展。本研究旨在通过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来评估结构现实主义的理论合理性与进步性, 探索新的研究路径, 试图推动结构现实主义的发展。无论对于理论研究还是对于现实政治而言, 这一理论评估都具有积极意义。

^① Martin Hollis and Steve Smith, *Explaining and Understanding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3—6.

^② Colin Elman and John Vasquez, eds., *Realism and the Balancing of Power* (Upper Saddle River, N. J.: Prentice Hall, 2003), p. 47.

^③ 张睿壮:《社会科学方法论讲义》(未出版),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2006年秋季课程, 第1页。

^④ [英] 伊姆雷·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 兰征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

^⑤ 本书的第三章“国际关系理论评估标准的选择”将对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进行详细阐释。

二 研究意义

结构现实主义超越了古典现实主义，全面激活了现实主义理论传统的活力，并推动了自由制度主义与温和建构主义等结构理论的兴起，奠定了理论的经典地位。自问世以来，结构现实主义就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并延续至今。因此，对结构现实主义的科学评估将有助于阐释理论困惑，拓展研究议题，推动理论创新，具有鲜明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理论意义

首先，有助于加深对结构现实主义的认识并推动理论创新。理论总是有边界的、正确认识理论之间的界限是理论评估的重要任务。对结构现实主义的评估将合理界定其解释边界，回答能够做什么、不能够做什么这个问题，正确揭示结构现实主义的解释范畴及其限制。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关系到如何正确对待结构现实主义所面临的诸多争议：哪些争议涉及结构现实主义的解释范畴；哪些争议仅仅只是由于“另起炉灶”而产生了不必要的误解。当前的诸多问题就在于学术界未能清晰界定结构现实主义的理论范畴，导致众多不必要的争论，妨碍了理论之间的正常交流。在此基础上，应立足结构现实主义的解释范畴，探索新的理论生长点，挖掘理论潜力，推动结构现实主义的进一步发展。

其次，有利于推动外交政策理论的发展。在理论层次上，外交政策理论往往与国际政治理论互为参照，前者从单元层次出发，回答国家如何应对外部压力；后者立足体系层次，探究结构压力如何作用于国家。^①沃尔兹把结构现实主义定位为国际政治理论，只解释体系中持续反复出现的重大事件，而不涉及具体的国家行为，从而无法解释外交政策。结构现实主义能否开辟出自己的外交政策理论有待讨论，但这并不能否定结构现实主义在提升外交政策理论化程度上所具备的潜力。新古典现实主义对此进行了有益的尝试，试图整合体系层次和单元层次的相关变量，建立解释框架，提升外交政策研究的理论水平。但新古典现实主义对结构现实主义的借鉴颇为片面，未能充分挖掘结构因素的作用，以致无法对外交政策理论的构建产生实质性影响。对结构现实主义的科学评估将有助于揭示其在外

^① Kenneth N. Waltz,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s Not Foreign Policy,” *Security Studies*, Vol. 6, No. 1 (Autumn 1996), pp. 54—57.

交政策理论构建中所起到的作用并加以尝试。

最后，有利于带动层次研究的发展。冷战结束后，国家间互动与国家属性对国家行为的影响日益加强。国际关系研究已经不满足于结构理论狭窄的解释空间，而是力图拓展研究层次，关注进程因素与单元因素的解释力并取得了一定成效。^① 研究层次的回落本身无可厚非，但由于未能对结构理论的解释范畴及解释力度作出清晰界定，从而无法正确处理研究层次之间的关系，阻碍了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深入发展。对结构现实主义的评估将明确阐释结构解释的范围与限制，进而对研究层次之间的关系作出较为合理的界定。

（二）现实意义

这一研究也与当前的国际战略议题密切相关，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冷战结束后，美苏争霸的两极体系让位于美国主导的单极体系。权力格局的转变深刻影响了大国之间的战略互动。单极体系的维系与转变已经成为重要的时代议题，同时也是检验结构现实主义理论活力的现实土壤。理论评估不可避免地涉及理论外在效力的检验。结构现实主义对单极体系的运作及其走向的解释既是对理论的辩护与证实，同时也能够深刻洞察单极体系运行的内在动力，有助于增强对体系变迁的理解。这一研究的现实意义体现为以下几点：

首先，加强了对单极体系及其演变的认识。冷战的终结标志着国际体系的重大变革，为国际关系研究提出了新的问题，即单极体系的运作与演变。这一问题对世界各国尤其是主要大国都具有迫切的战略意义，亟须相应的理论解释，作为体系理论的结构现实主义更是责无旁贷。结构现实主义的理论活力主要依赖于对重大体系问题的解释，借助它来解释单极体系，既有助于加深对单极体系的理解，也能进一步提升其解释力。

其次，丰富了对大国战略选择的认识。结构现实主义并不直接解释具体的国家行为，但是结构可以塑造并推动国家行为，从而引导国家行为遵循结构要求。对结构现实主义的评估将有助于澄清结构对国家行为尤其是对大国行为的影响，解释大国行为的结构动因，有助于判断大国政治的走向。

^① 李巍、王勇：《国际关系研究层次的回落》，载《国际政治科学》2006年第3期，第112—142页；陈小鼎：《国际关系研究层次的上升与回落》，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7期，第49页。

再次，加强了对美国外交政策的理解。在单极格局下，美国外交政策的自主性得到大幅提升，国内政治对外交决策的影响空前加强。在这种情况下，结构限制如何作用于美国外交政策成为结构现实主义重要的经验命题。理论化的解释将有助于我们理解当前美国外交决策的动力机制和战略走向。

第二节 既有研究评述

理论争论是把握国际关系学科史的一条主线。任何争论都无法离开比较与评判，因而理论评估也就成为题中应有之义。自结构现实主义问世以来，就争论不断并持续至今，相关文献可谓汗牛充栋。出于研究需要，我们主要从理论评估的视角来进行述评，反映以往研究对结构现实主义所做的相应评价。下面将根据评估标准的不同，分别从结构现实主义的经验评估、结构现实主义的逻辑评估、结构现实主义的研究纲领评估这三类视角入手进行述评：

一 结构现实主义的经验评估

经验解释力是指理论能够推导出多少可供检验的假说（hypothesis），并且这些假说有多少能够为经验所支持。这是对理论“好”与“坏”最直观的评价。如果一个理论较之竞争对手能够推导出更加丰富的假说并能够在更大程度上得到验证，那么就可以判定该理论具备更强的解释力。一般而言，理论的功能主要体现为描述、解释与预测。其中，解释的力度至关重要，直接关系到理论的整体地位。^① 描述是解释的起点，而解释直接决定了预测的成败，因此通过理论解释力的强弱来评估理论的优劣，针对性强并易于操作。于是，经验解释力成为理论评估的基本标准。

结构现实主义的经验评估在理论评估中占了多数，主要围绕体系变迁、体系运作等结构现实主义无法回避的重大问题。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围绕冷战的和平结束、单极体系的维系与转变两个重大经验问题对结

^① Gary King, Robert Keohane and Sidney Verba, *Designing Social Inquiry: Scientific Inference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91—94.

构现实主义展开的理论评估。^①

(一) 冷战的和平结束

冷战的和平结束对国际关系理论的解释力，尤其是预测能力提出了严峻挑战。^② 其中，以解释重大体系问题为自我定位的结构现实主义更是首当其冲，对它的质疑可谓不绝如缕，与此同时也激发了对结构现实主义的诸多辩护。下面将从“质疑论”和“辩护论”两方面展开论述。

质疑论的核心观点是结构现实主义的理论预期无法解释冷战的和平结束，解释力遭到了严重削弱。不少学者认为结构现实主义无法解释苏联主动放弃对东欧的控制权以及和平解体以至冷战结束这一系列重大事件。因此，这些学者质疑结构现实主义所标榜的解释力。他们认为苏联的所作所为违背了结构现实主义的理论预期，体现了结构现实主义在解释体系变革上的软弱无力。^③ 结论是，冷战的和平结束宣告了结构现实主义的失败。

此外，质疑论对结构现实主义的另一个重要批评是两极体系并不稳定。沃尔兹一直强调“两极稳定论”，认为在两极体系下，权力竞争主要依靠两大国各自的实力，盟国在其中的作用十分微弱。^④ 在这种情况下，敌我分明，国家误判相对实力的可能性要比误判敌对联盟的实力和可靠性的可能性要小得多。两极世界减少了大国之间互动的不确定性和误解，在体系稳定性上要高于多极体系。但质疑论者指出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确立以来，多极体系维系了三百多年，而两极体系的持续时间却不到五十年。^⑤ 因此，两极稳定论无法成立。

总之，质疑论者认为冷战的和平结束进一步确证了结构现实主义解释

^① 结构现实主义被指责无力解决各类经验问题，如制度的作用与发展、观念的变迁及影响等，但是结构现实主义把自身的解释范畴限制在重大的体系问题，因此这些都无法挑战结构现实主义的核心解释力。而冷战的和平结束及单极体系的维系与转变都涉及体系的变革，成为验证结构现实主义理论解释力无可替代的核心案例，一旦成为结构现实主义的异例，将严重危及结构现实主义的理论地位。

^② John Lewis Gaddi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pp. 5—58.

^③ Charles W Kegley, “The Neoidealism Moment in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alist Myths and the New International Realiti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37, No. 2 (June 1993), pp. 131—147; Richard Ned Lebow, “The Long Peace,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and the Failure of Realis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8, No. 2 (Spring 1994).

^④ Kenneth N. Waltz, “The Stability of a Bipolar World,” *Daedalus*, Vol. 93, No. 3, 1964, pp. 881—909.

^⑤ John Lewis Gaddi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p. 32.

力的匮乏。他们认为一个无法解释变革的结构理论同样无法解释体系的生成，因而这只是一个不完整的结构理论，不足以匹配其现有的理论地位，很可能遭到淘汰。^①

辩护论者对质疑论者的结论并不以为然，认为冷战的和平结束不但没有削弱反而提升了结构现实主义的解释力。沃尔兹（Kenneth N. Waltz）在冷战后一再重申：只要体系仍然处于无政府状态，结构现实主义所强调的结构限制就不会过时。^② 沃尔兹、米尔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沃尔弗斯（William C. Wohlforth）等学者作了如下辩解：

首先，结构现实主义能够解释冷战的结束。沃尔兹指出，冷战的结束是由于结构变迁而不是由民主和平、相互依赖、国际制度造成的，印证了结构现实主义的理论逻辑。^③ 冷战根植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国际结构，并与其休戚与共。两极的瓦解直接导致了冷战的结束，这恰恰反映了结构变迁对国际结果的影响及对国家行为的推动。至于指责结构现实主义无法解释苏联的行为并构不成挑战，因为它原本就不属于结构现实主义的解释范围。结构只能判断国家行为是否符合体系要求以及是否会遭受惩罚。制衡是两极体系鼓励的国家行为。苏联可以不顾结构压力，放弃制衡，但却无法逃脱结构的惩罚，以致苏共亡党、苏联亡国。选择放弃大国地位是一种结构性反常行为，必将受到体系惩罚，无法持久。^④ 沃尔兹从逻辑推论进行辩解，而沃尔弗斯、施维勒（Randall L. Schweller）等学者则从经验检验入手，细化现实主义理论的因果解释机制，采用过程追踪（process-tracing）的方法对苏联从东欧撤退、苏联解体等冷战结束的标志性事件进行了细致剖析，得出的结论是现实主义能够解释冷战结束。^⑤ 总

^① Friedrich Kratochwil, "The Embarrassment of Changes: Neo-Realism as the Science of Real-politik without Politic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19, No. 1 (January 1993), pp. 63—80.

^② Kenneth N. Waltz, "The Emerging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8, No. 2 (Fall 1993), pp. 44—79; Kenneth N. Waltz, "Structural Realism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5, No. 1 (Summer 2000), pp. 5—41.

^③ Kenneth N. Waltz, "Structural Realism after the Cold War," p. 39.

^④ Ibid., p. 33.

^⑤ Randall L. Schweller and William C. Wohlforth, "Power Test: Evaluating Realism in Response to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Security Studies*, Vol. 9, No. 3 (Spring 2000), pp. 60—107. William C. Wohlforth, "Realism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3 (Winter 1994), pp. 91—129.